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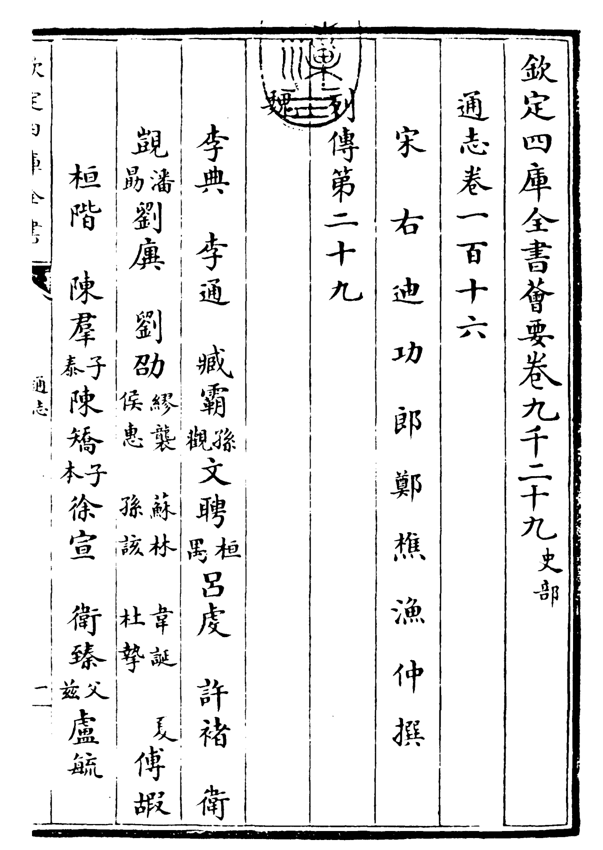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十九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六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九

李典 李通 臧霸孫觀 文聘桓禺 呂虔 許褚 衛覬潘勗 劉廙 劉劭繆襲蘇林韋誕夏侯惠孫該杜摯 傅嘏

桓階 陳羣子泰 陳矯子本 徐宣 衛臻父茲 盧毓

和洽　常林　楊俊王象　杜襲　趙儼　裴潛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黄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吕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别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與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兖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從潁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

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絶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内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

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

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其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户并前三百户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功增禎邑百户賜典一子爵關内侯邑百户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

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内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恭會酒酣殺直衆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黄巾大帥吴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為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助繡太

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登
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公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
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
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
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
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
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
以失大援其亡可立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

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别遣關羽絶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子基襲文帝踐阼謚曰剛侯又以基為奉義中郎

將基兄緒為平虜中郎將用寵異焉

臧霸字宣髙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黄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推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

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凡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及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為郡守時

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

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諗詷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别遣至晥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

遇霖雨大軍未至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吕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明帝即位增邑五百戶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謚曰威侯子艾嗣艾官至

青州刺史少府艾甍諡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甍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及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来何遲邪聘曰前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

不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耳遂歔欷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

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增邑五百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為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禺為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兖州聞虔有膽筞以為

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毋等作亂
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炅毋渠帥及同惡
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炅毋等皆醉使伏
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
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
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
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
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

南黄中徐和等所在刼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恵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為别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戸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絶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陣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

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内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

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来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来多令兵渡已盡宜去褚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左手舉馬鞍蔽太祖右手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不免其後太祖與遂超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

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荆州来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座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内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之遷中堅將軍及太祖崩褚號哭歐血文帝即阼進封萬歲亭侯遷

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為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為皆壯士也同日拜為將其後以功為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劒客也明帝即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户賜子爵一人關内侯褚薨謚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為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襃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内侯儀為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覲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與荀彧書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

實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
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
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隷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
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
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隷校尉治弘農關
中服從彧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魏國既建拜侍中與
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
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為尚書

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閺鄉侯三百户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

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死亡貧賤順指者愛所由来
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
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
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
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
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
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内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
主其来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

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
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
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
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
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
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
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勾踐滋
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

役不輟侈靡曰崇飾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毎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靡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覬歴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黄初時散騎常侍河内王象亦與覬並以文章顯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魏公九

錫策命勗所作也覬薨謚曰敬侯子瓘嗣晉咸熙中為
鎮西將軍晉史有傳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
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寧自知不廙
兄望之有名於世荆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
者以讒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
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迴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
同塵於内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絶於時殆不

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魏國初建爲黄門侍郎太祖之在長安欲征蜀廙上疏言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内也爲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不出旬年而二寇服矣太祖遂

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量值時来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効難用筆陳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位為侍中賜爵關内

侯黄初二年卒時年四十二無子帝以弟子阜嗣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時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云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

秘書郎黄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敎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為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虚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寛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權使張彌等首

劭甞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
軍旅内營宫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吴圍合肥
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
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鋭寵以
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
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
道震曜形埶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
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来騎斷其後

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法劭著七十二條及作說畧一篇上之劭又以為宜制禮作樂用移風俗作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贈光祿勲子琳嗣劭同時

東海繆襲襲友人山陽仲長統陳留蘇林京兆韋誕譙
國夏侯惠任城孫該河東杜摯等皆有才學多所叙述
著名於世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
中卒統字公理漢史自有傳林字孝友建安中為五官
將文學黄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
者是也誕字仲將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
侍中中書監以光禄大夫遜位卒于家誕與邯鄲淳衛
覬並以善書有名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惠字稚權

夏侯淵之子歷散騎黄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該字公達年二十二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卒于官摯字德魯初上笳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竟不得遷卒于秘書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黄門侍郎伯父巽黄初中為侍中尚書嘏弱冠知名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

合徒黨騖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家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材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元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

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司空陳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以殿最之課未盡人才作論難之頗箴其失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黄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復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凡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懿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遷尚書嘏欲依

古法大改定官制以時方多難未能革易而止時論者議欲自征吳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征南將軍毋丘儉各獻策不同詔以問嘏嘏言舉衆臨險此為希幸徼功非全軍之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時不從嘏言遂詔昶等出軍為吳大將諸葛恪大破於東關恪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嘏議以為淮海非賊經行之路又昔孫

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畧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
命洪流以儌乾没乎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
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圍
新城不尅而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嘉平
末賜爵關内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
年春毌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師不宜自行可遣太
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之師遂行以嘏守尚書僕射俱
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師薨嘏與司馬昭徑還洛陽

昭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會由是有自矜色瑕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瑕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戸并前千二百戸是歳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謚元侯子祇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瑕著勲前朝改封祇涇原子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劉表許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令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杖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令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遂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

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
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
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荆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
丞相掾主簿遷魏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
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
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弈以剛謇
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
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

為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按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

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户又賜階三子爵關内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内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内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吴戰於東關軍敗没謚曰壯侯子翊嗣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

盛名於世羣為兒時寔常竒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髙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别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吕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吕布破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

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敎以為模逵穢
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姧宄誅太祖以謝羣
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
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
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為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
軍事魏國建為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
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
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

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

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後轉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

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使羣領中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懿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户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開府頃之為司空改錄尚書事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為斜谷險阻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

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為宜詔真還帝從之皇女淑生未朞月而薨帝悼念之為之制服舉朝素服朝夕哭臨比葬帝自往視陵親臨祖載羣上疏極言其非是後車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羣復上疏言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别宮皆可權時分止

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大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役亦吴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唯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賊滅之

後豈可復興役邪此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焚燒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且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王者莫之敢違若必欲作之固非臣下言辭所屈若卓然回意亦非臣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之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

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使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羣又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毀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青龍四年薨謚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户邑封一

子列侯泰字元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逼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

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絶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勑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於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

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翅使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勑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輙渡洮泰以經不堅

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即與艾祕等分為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衂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

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避之鋒
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持輕兵
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
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
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
降招納羌胡東事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
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
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榲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

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道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

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

敢能没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昭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虚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昭語荀顗曰元伯沉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為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禄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

以泰為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為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昭率六軍軍丘頭泰總署行臺司馬氏兄弟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昭問陔曰元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内侯高貴鄉公之見殺也司馬昭會朝臣謀其故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

之顚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與太傅司馬孚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昭謂泰曰元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追贈司空謚曰穆侯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温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勲前朝改封温為愼子陳氏自太丘長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

漸漸小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闢其名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重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重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重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重孔文舉雄姿桀出有霸王之畧吾重

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焉足録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蕃則吳人挫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辭曰本國倒縣僕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効敢忘弘演之義乎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身死懿公屍為狄人所食唯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内臣為其外乃刳腹

內肝而死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嶠為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嶠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嶠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為丞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

書行前未至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畧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户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

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退陛下
宜還帝慙而迴車其亮直如此時劉曄以先進見幸因
譖矯專權矯懼以問其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
上明聖大人大臣令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
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
日帝曰劉曄讒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
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
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

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後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謚曰貞侯本嗣爵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廷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初矯為郡功曹使過太山太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之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隣國君屈從陪臣遊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

承代矯云本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
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
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
河北諸軍事薨子緊嗣騫亦位至車騎將軍晉史有傳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
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
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歸心於太祖時淮浦海西二
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

遣督軍扈質來討賊質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
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
遷齊郡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
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為後憂
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
還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
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
遠近一統人懷効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

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為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隷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三百戶時僕射缺人中領軍桓範薦宣忠厚亮直宜居腹心之任遂以為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宣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所上疏陳威刑

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兹字子許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兹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

太祖亦異之數詣玆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
太祖每涉郡境輒遣祠馬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為黄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勲賜臻爵關内侯轉為户曹掾文帝即王位為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

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轉為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

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令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赴矣諸葛亮冦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絶其糧道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

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為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為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

稱兵冠亂邊境而猶桀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為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為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

為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儻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謚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為光祿勳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漢史自有傳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飢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

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

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建為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黄門侍郎出為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墝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頼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

二年入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毓在職三年多所駁爭遷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也乃舉阮武孫邕帝於

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誚帝深疾之時舉中書郎制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

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黄門李豐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内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為光祿勲爽等見收太傅司

馬懿使毓行司隷校尉治其獄復為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為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禄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師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禄大夫王觀司隷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戸甘露二年薨謚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為尚書珽泰山太守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昬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荆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

用先尚儉節治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一以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

玠毀謗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共起微賤致功立勲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

公為世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為君之誡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

出為郎中令文帝踐阼為光祿勲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虚引咎博諮異同洽言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當今之要固在省息勞煩之費損除他餘之務其言甚切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謚簡侯子禽嗣禽音離禽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適子嶠晉太子少保

常林字伯槐河内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不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撾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毋彪

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鄗郡鄗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唯所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豊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

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為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幷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

為善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為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為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為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性闊達不與林同數聞林撾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撾吏不勝痛叫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啁林曰聞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荅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

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明帝即位進封高陽鄉侯從光禄勲太常司馬懿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禄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旹嗣為太山太守坐法誅時弟静紹封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少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掠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懿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唯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為人僕隸年十七八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獲箠

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為聘娶立屋然後與别太
祖除俊曲梁長入為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
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為征南軍師魏國既
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
俊以身方罪免戕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
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守南陽
時王象為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
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

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寛内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歴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繦負而至今境守清淨無所展其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奬致咸作佳士後固歴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植與俊善太祖嫡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黄初三年

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僕射司馬懿常侍王象荀緯為請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寃痛之王象字羲伯既為俊所知拔果敢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自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後進唯象才最髙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書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温

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為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冠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

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漢世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賔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絶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濵南境寇賊縱横時長吏皆斂民保

城郭不得農桑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人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得五十餘人嬰城而守有南陽功曹栢孝長者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鬬語子緒曰勇可習也是時襲親執矢石率與吏民戮力臨陣斬數百級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

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決圍而出死喪畧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百姓慕而從者如歸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粲彊識博聞故太祖遊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禮不及洽襲襲常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

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為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權宜以郃為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横刀於膝上作色不

聽虁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虁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而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闓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虁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虁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是區區之許攸何足

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内侯及踐阼為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為督軍糧執法入為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為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户賜兄基爵關内侯真薨司馬懿代之襲復為軍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

户以疾徵還拜太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諡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為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康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誅之自是恩威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唯陽

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録户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懐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寧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冠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

善見賞則為義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以為國家宜
垂撫慰所斂綿絹皆俾還之或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
郡縣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内遂安入為司空掾屬
主簿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
氣多共不協太祖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
太祖征荆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
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為丞相主簿還扶
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

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

復自安儼欲還旣等以為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間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為之元帥旣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

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
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
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為邪謀若或
成變為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
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
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
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
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

凡所全致二萬餘口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與平冦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絶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内外耳當今不若前軍逼圍遣諜通仁使仁知有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至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

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幷勢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絶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逐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勑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頃

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黄初三年賜爵關内侯孫權冠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為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為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吴到廣陵復留為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户監荆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為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為驃騎

將軍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乂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追送雜藥材數箱儼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及至京遷司空薨謚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荆州以潛

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荆州卿以備才畧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為治也若乗閒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為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横日久内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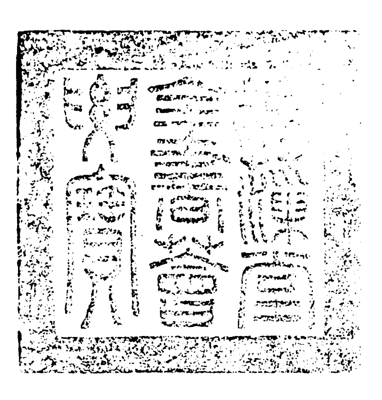
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畧婦女器械財物潛按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郝温郭端等十數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寛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寛惠彼素驕恣過寛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果反乃遣鄢陵侯彰為

驃騎將軍征之潛出為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陣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阼入為散騎常侍出為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仕進路泰遷荆州刺史賜爵關内侯明帝即位入為尚書出為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户入為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父喪去官拜光禄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曰貞侯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

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潛之去官也遠近皆云當為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慎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又當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軬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敎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儉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人才博有雅姿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

歸其潔而不宗其餘秀咸熙中為尚書僕射後與子顗皆顯名晉世

通志卷一百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録監生臣顧　振